LIBRARY
JUL 14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
1558
C5C43
1719
v.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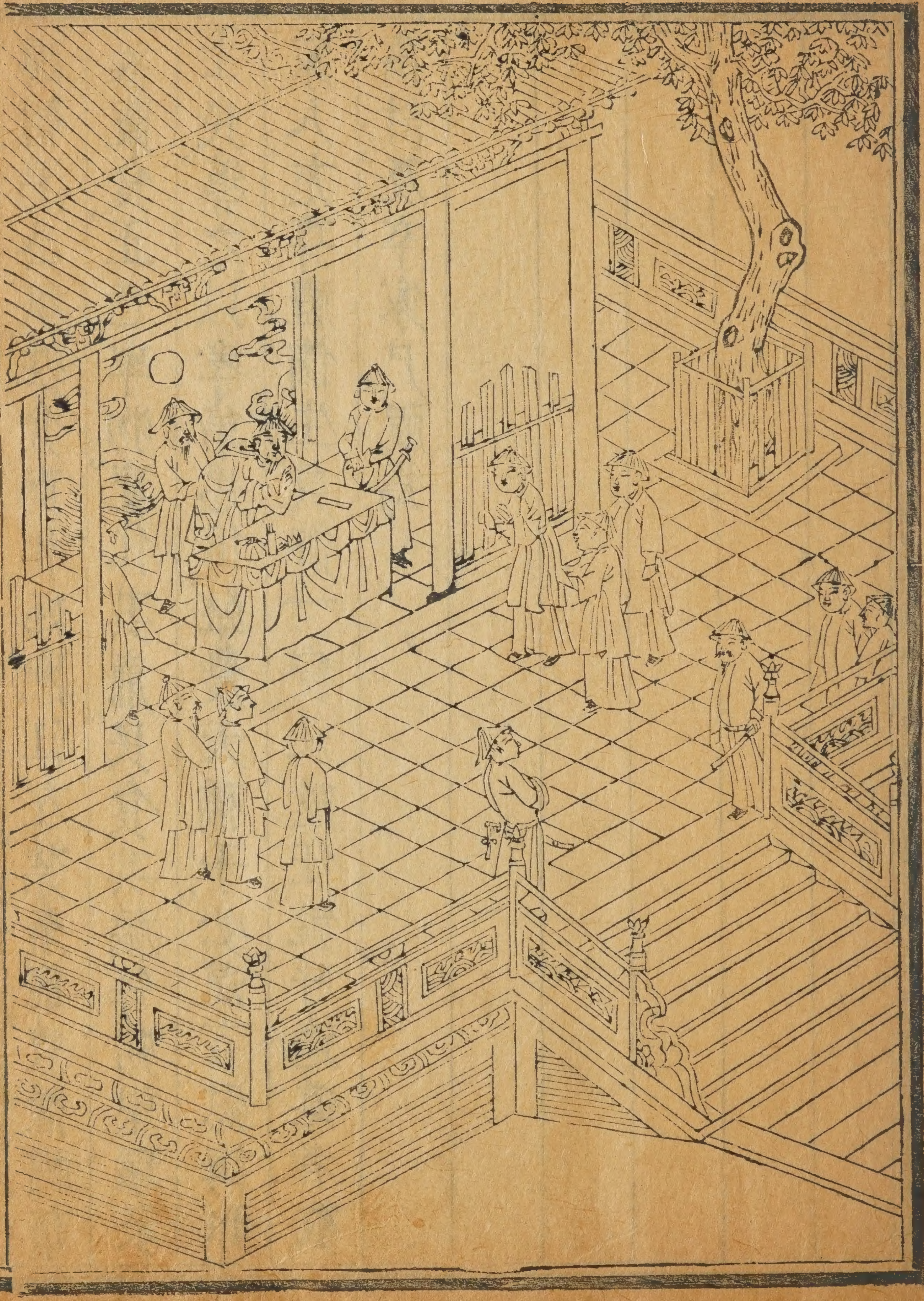
亨冊

正直代天行化

〈箋註〉世上正直人最少千萬人中有一二焉而已。覘其正而無偏直而無曲非聖賢未易幾此也此等人居官則輔世長民居鄉則頑廉懦立代天之權行天之教其自邀天之眷矣乎。

張橫渠令雲巖以敦本善俗爲心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高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嘗患文檄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老於庭諄諄口諭使傳告閭里間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汝豈未聞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漫不傳告也故一言出雖婦人孺子無不豫聞俗因丕變

正直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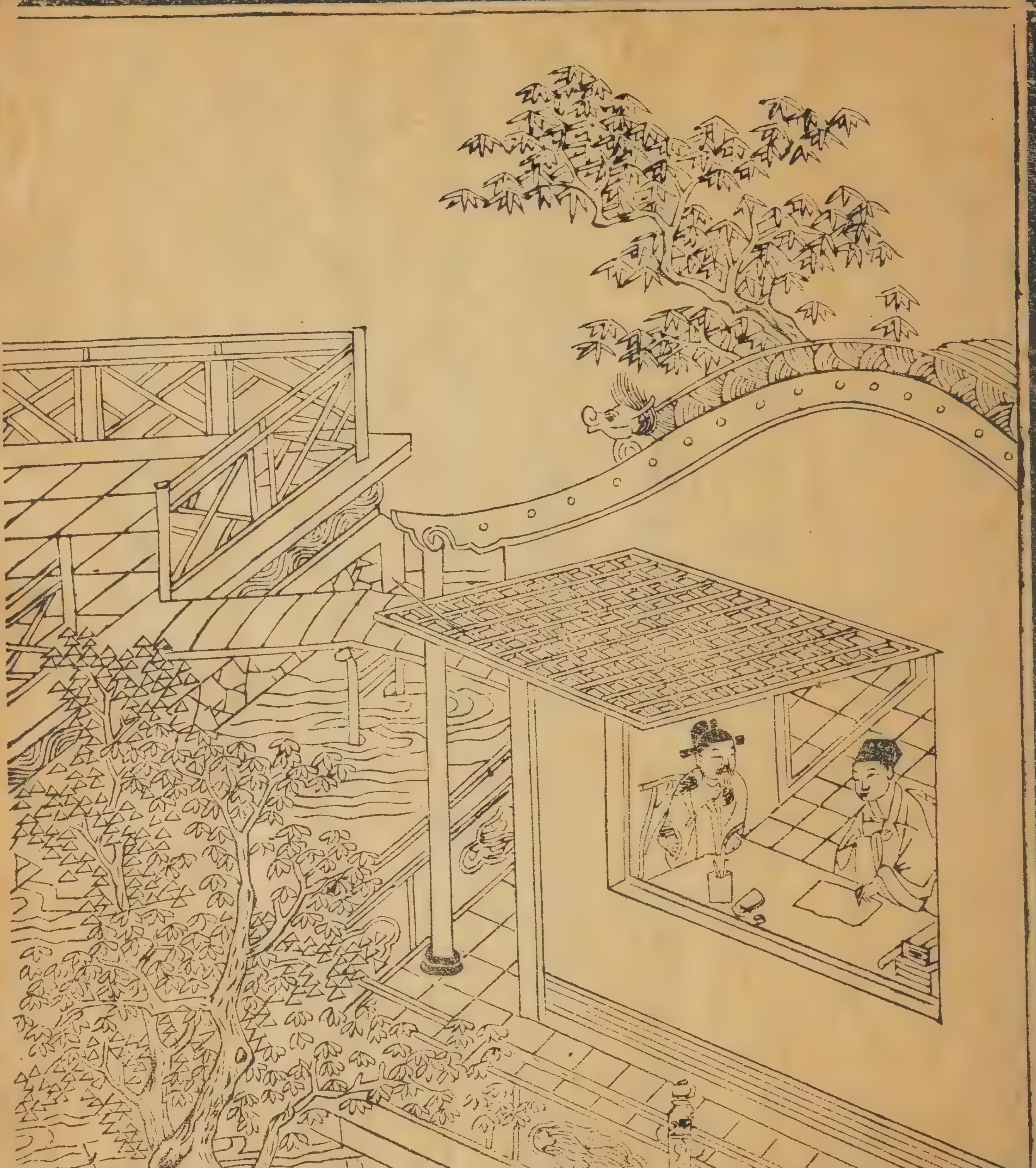
國朝湯公斌性介而和巡撫江左禁奢靡毀淫祠布衣蔬食正已率物吏化其廉民食其福每朔望環聚士民導之以孝弟忠信雖農夫孺子必温言慰誨如家人尤尊禮儒生吳俗一變又陞任號呼遮道者數萬計及卒家尸祝焉

國朝張公衡北直景州人性至孝尤敦友愛登辛丑科進士行事正直無私鄉里咸化其德累官至陜西神木道叅議方正不阿所好屬員化之無不以潔清自勵者因年老致仕百姓泣送者幾萬人享壽七十有四而卒長子澧次子沖俱登仕籍諸孫蔚起皆英俊不凡爲一郡宦族云

慈祥為國救民

【箋註】國本在民。救民正所以為國耳。凡地方遇兵燹。遇水旱。遇差役。民不聊生。不能不泣望於官。居官者。非甚不肖。何忍漠視而不救耶。但恐一救而功名有碍。則救之念遂息矣。一救而性命有關。則救之文遂寢矣。不知人世之窮通有定。寧以救民而受累乎。即以救民受累。彼蒼其負我乎。所以慈祥之人為國。必須為民。務使危而復安。死而復生。而一切利害毫無顧忌者也。有官如此。其真活一方之蟻命。而留千載之馨名也哉。

廸吉録云有有形之救濟有無形之救濟有形者已然也當其顛危欲斃鵠面灰心忽爾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爲德也顯而大然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頻危急方爲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支吾臨危體察固萬萬也但業已致之則不可無轉移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



秀水賀粲然爲諸生時。有同鄉姚思仁。爲御史。賀入幕焉。目見河南饑荒。勸姚急請賑濟。姚從之。全活數萬人。後姚巡按山東。持法嚴正。多置不法者於死。後瘧病。爲冥司所攝。閻王責之曰。爾何好殺。姚曰。御史爲天子執法。王曰。居官而不體上帝好生之心。罪實難免。姚曰。當河南饑荒。某上疏請賑濟。活數萬人。不可相抵乎。王曰。此爾幕賓賀粲然所勸也。已注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稿由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王色喜首肯。遣姚復生。後官至工部尚書。賀年四十成進士。爲吏部尚書。

放賑

宋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常平粟麥賑之。郡官以爲奏之朝廷方可。公曰。人不食七月則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粟以賑饑民。謂郡官曰。若有罪。吾自坐之。勿累諸君也。竟登相位。壽七十五卒。

慈祥爲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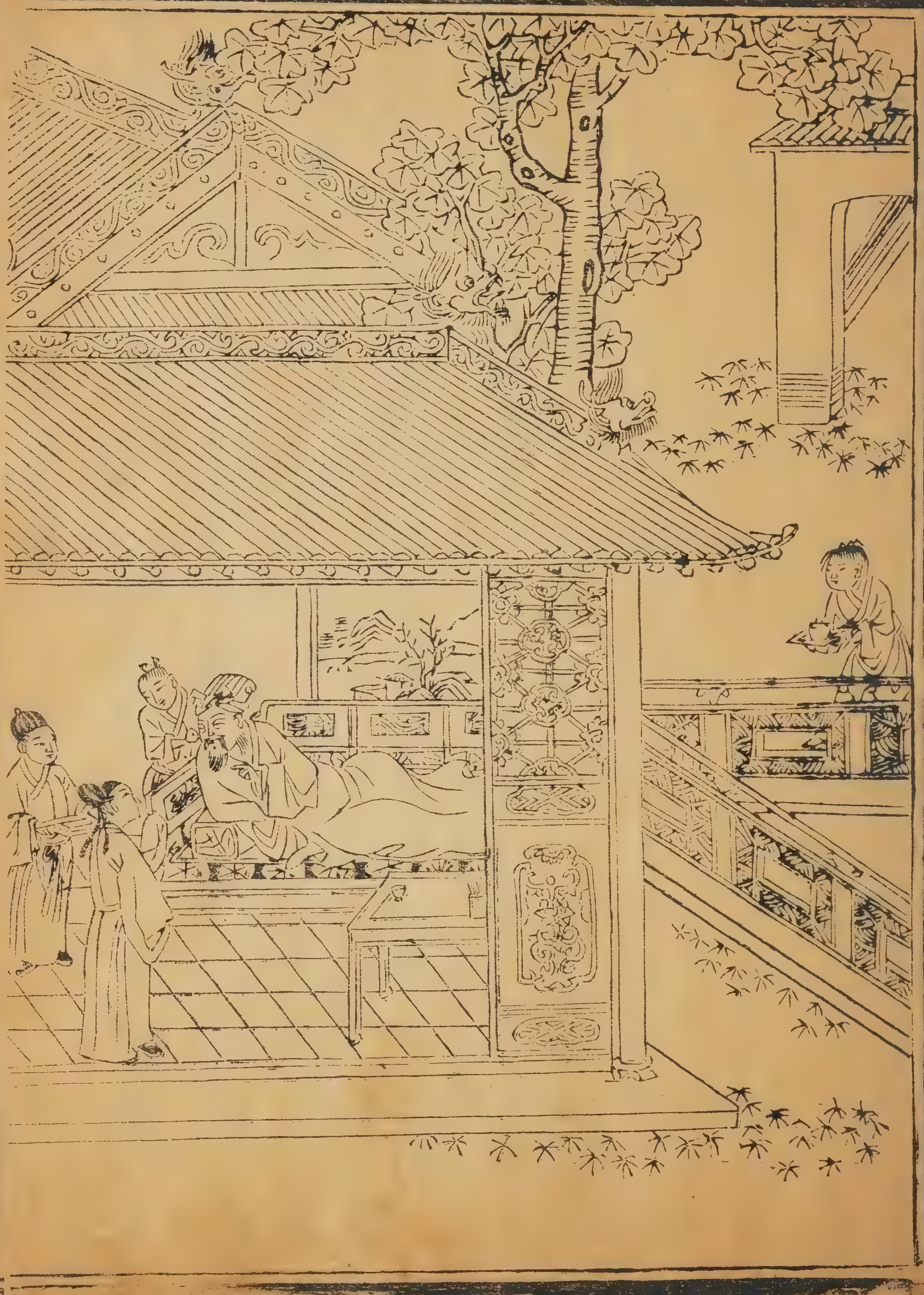
林景度爲給事時。蜀郡荒旱。朝廷命發十萬米賑濟。景度以米數太多。蜀道難行。封還成命。朝廷遂以一半賑之。是夜夢朱衣人。持天符至。曰。上帝有勅。謂汝逆旨害民。有滅絕子孫之禍。度驚悸而醒。隨以病免官。行至福州卒。二子年餘。相繼殁。

衛仲達。初爲舘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具呈善惡二録。比至則惡簿盈庭。善簿纔如筯。小官色變。索平較之。其小軸乃壓起惡簿。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曰。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常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官曰。朝廷雖不從。然爲君爲民之念。即此一事已足。向使聽從。則善念流行。乘此拜相度世矣。但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吏部尚書。

忠主

〔箋註〕忠之道不一。大臣以格君佐治爲忠。言官以諫諍匡弼爲忠。司牧以正身率下爲忠。庶寮以愛民盡職爲忠。刑官以執法平恕爲忠。武臣以練兵戢暴爲忠。類而推之。忠亦在隨分自盡而已。如必拘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而後爲忠也。則忠之途亦隘矣。獨是忠臣之裔。科甲蟬聯。簪纓鵲起。人咸快之。間有嗣續不興。書香不振。論者謂天之薄於待忠也。不知精忠貫日。非浮雲富貴所能酬。冥冥中必爲天樞相。爲閻羅王。爲兜率仙。天已報其身於

幽。自不必報其子孫於明耳。人固未及見。遂謂天
薄於待忠。豈不謬哉。



司馬公光。為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言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陝洛間人皆化其德。居官盡心為國。天下倚之。後為宰輔。遼人聞之。勑其邊吏曰。勿生事開隙。中國相司馬矣。後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京師哭者罷市。四方人畫像以祀。畫工有致富者。

唐顏公真卿生平忠直。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或降或陷。唯平原得真卿賴以無虞。後陞尚書。李希烈陷汝州。上使往諭之。既至。希烈令歸順。真卿叱曰。汝不聞罵常山賊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肯從賊耶。希烈怒。積薪庭中曰。若不順我。當須自燒。真卿宣布朝廷威福。示以君臣大義。然後以身投火。逆黨驚異。急救止。真卿作遺表。自撰墓志。終不順賊。賊逼縊死。時年七十七歲。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後家人見公在同德寺殿上行走。追之不及。乃知成仙去矣。

孝親

〈箋註〉百行孝爲先。孝亦多端矣哉。脩德明道。希聖成賢。則孝在顯親矣。登科出仕。加贈貤封。則孝在榮親矣。謹凛几杖。保養髮膚。愉色婉容。問安視膳。則孝在敬親矣。富貴貧賤。菽水體心。養志竭力承歡。則孝在養親矣。至於事嚴父而格非。奉繼母而底豫。又孝之倍出於尋常者也。

廸吉録云。世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尚克

安然乃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卧不適。遺溲叢穢。蓆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形影相吊。心話莫提。丈夫猶未可。婺婦且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稺者稺。人人軒壢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濕淚與誰同。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撒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秖護半點骨血。空傳一生淒楚。又有撫字財匱。婚嫁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

以垂涎丐三飡而忍氣夜覺晨炊猶罵閒食紡績抱孫尚咒速死吁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童穉時能自拮据活耶此數等之老其冤氣尤足動天爲子孫者盍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吃緊云

唐王中書剛勸孝篇

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餐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

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籧席。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渥。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千萬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遨遊。酒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為辱。母披舊衫裙。妻着新羅縠。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

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怏怏至無常。孤棺殯山谷。暴露在草中。誰念營墳宅。纔値父母亡。兄弟分財屋。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返哺。羔羊猶跪足。勸汝爲人子。經書曾覽讀。黃香夏扇枕。冬則溫衾褥。王祥卧寒氷。孟宗哭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非。莫待鬼神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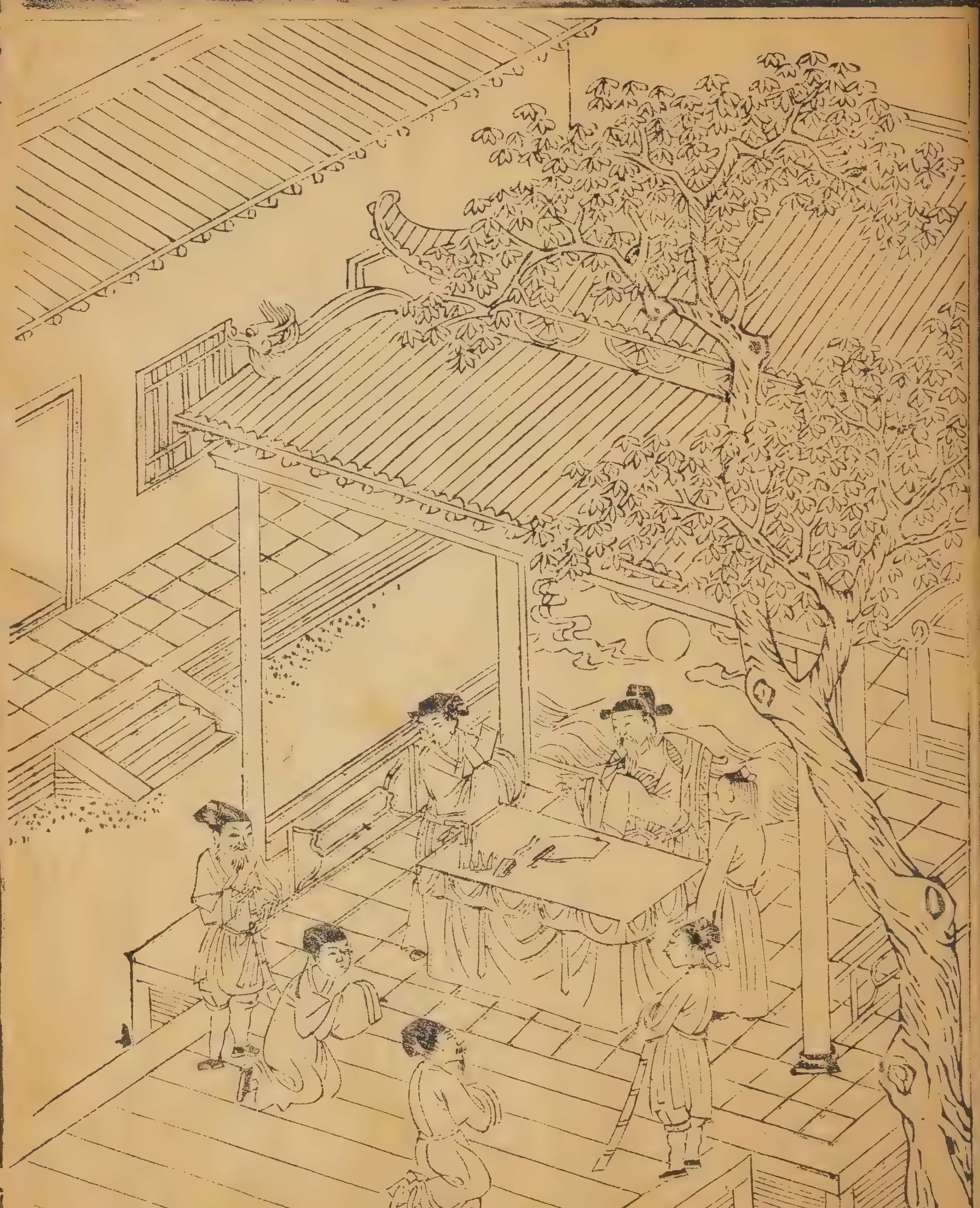
明陳榮。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每日為之舌舐數十遍。母一日。豁然開視。又隣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哭。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没。榮與母兩處隨流。各附一木。潮達岸。卒遇其母。官廨郡守夜夢神告。次日孝子附舟。郡守泊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問。何以孝遷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忘母而已。

長洲之相城一丐者。所得多不食。每詣沈孟淵家請丐。沈異之。令瞰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中有老母。丐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謳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

敬兄

〔箋註〕兄有同胞焉有嫡庶焉均之當敬耳同胞兄與我一乳嫡庶兄與我一體如不敬是不知有父母也堂從兄與我一本如不敬是不知有祖宗也故必親之愛之我富也不忍令彼安於貧我貴也不忍令彼安於賤我之兒女成雙也不忍令彼之兒女怨曠我之子孫讀書也不忍令彼之子孫痴與愚如是則化行於家妯娌相歡子姓相睦自然合爨同居恩聯義洽矣至於財力豐裕者尤當置義田義學使宗族之人咸有贍給又從敬兄之

道推而廣之也。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本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何椒丘爲太守。有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知爲內讒故。以詩判之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泣隨筆下。兄弟俱感悟。願終身不析居。郡人有厚兄弟。而多方擠其妻者。皆謂公德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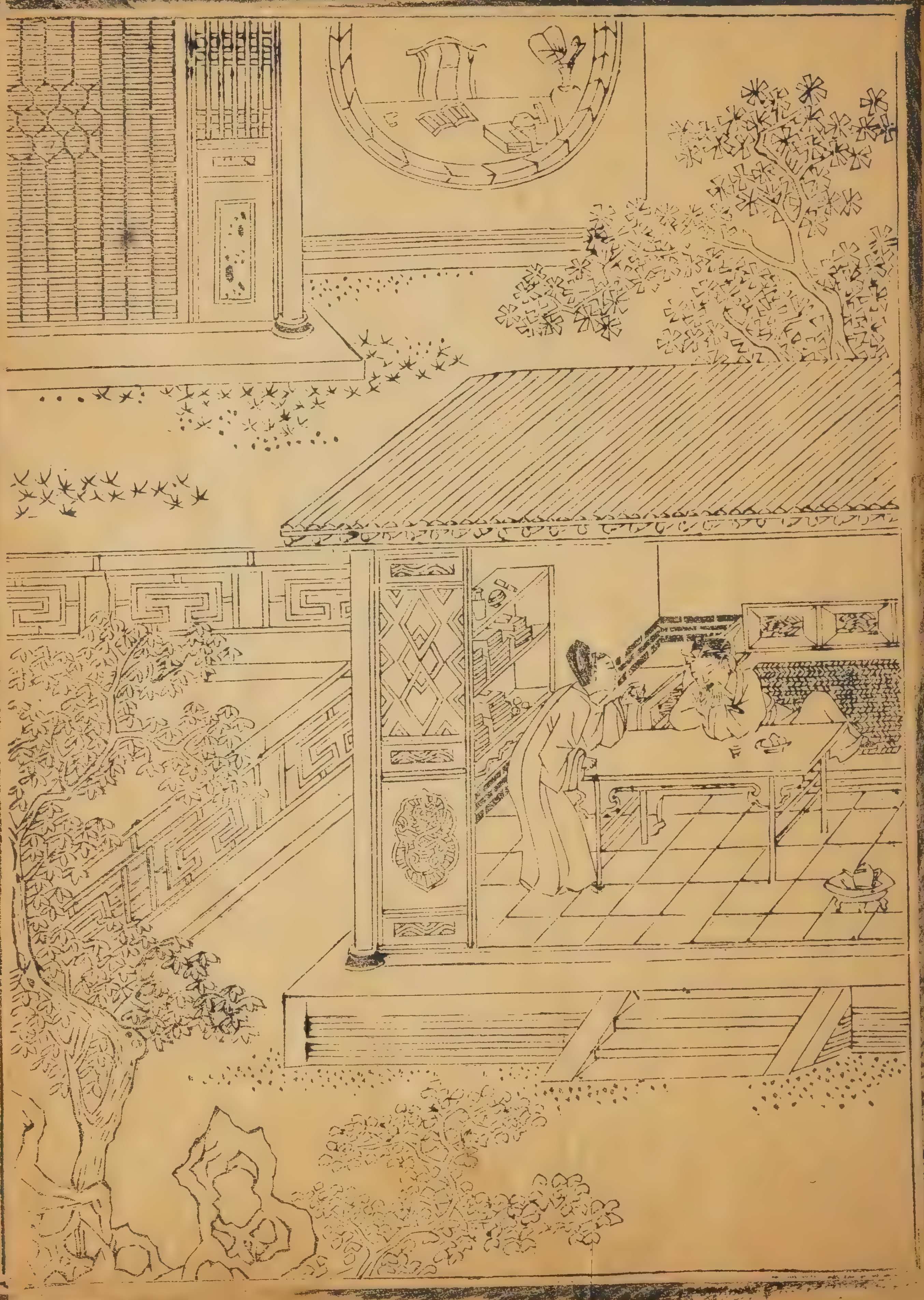
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恩養之。猶子。叔生七子。一旦謂選曰。吾嘗與汝分產。產分爲二。汝得一。吾子得一。選曰。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分爲八。叔固辭。選亦固卻。遂作八分分之。選年十七。預薦於京。同節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輩笑斥之。術士曰。文章非吾所知。但此少年。滿面有陰德氣。必積善所致。故許之。及揭榜。士選獨登高第。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居二十年兄好逸遊不事生業數諫不聽遂求分析分後五年兄產蕩然又負人債欲逃亡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相飲曰向者原無分析之心見兄用度不節恐蕩盡同受饑寒不得已而分耳今幸留我一半請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即取分券焚之以鎖鑰倉庫悉付兄嫂並爲代償其債兄慚節儉成家是年霄父子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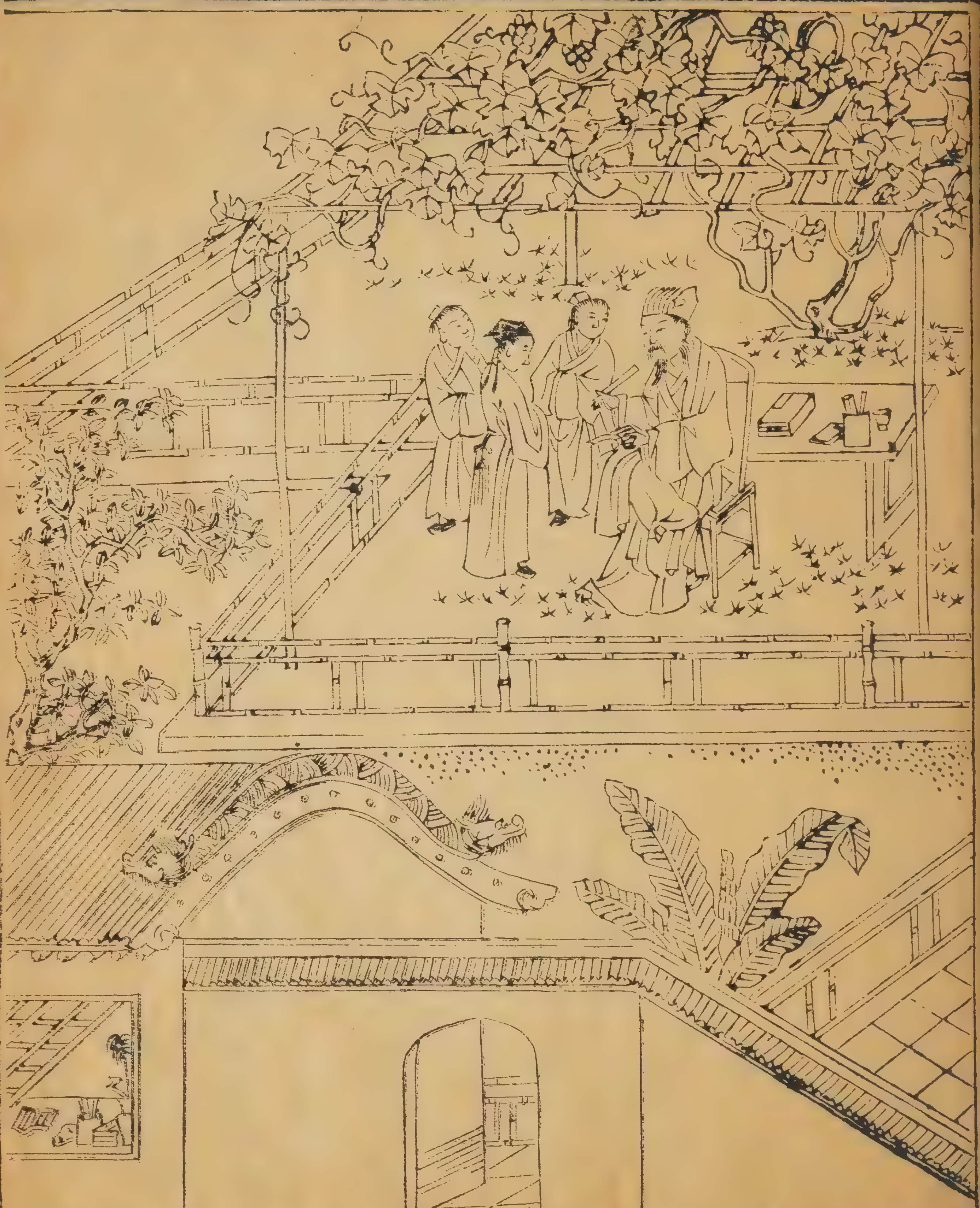
信友

〔箋註〕友以義合不信則不義矣必有無相通緩急相濟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如是則義也即信也而貧賤之交惓惓不忘故人之子依依不捨千金慨贈貧時客百斛常輸舊日知如是則義之至即信之至也 古詩云當年同調久無音幸履亭途招且尋縱惹干求惟百諾稍薄情處我斷心 又云友亡猶有老親存女未于歸男未婚從此許多難了事我應承認復何言

陸紹孟見丐者於道。語夫人曰。某丐絶似吾少時友。令人詢姓名。果然。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至此耶。令浴更衣。與其飲食。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器用。備米十石。金十兩。聊以此爲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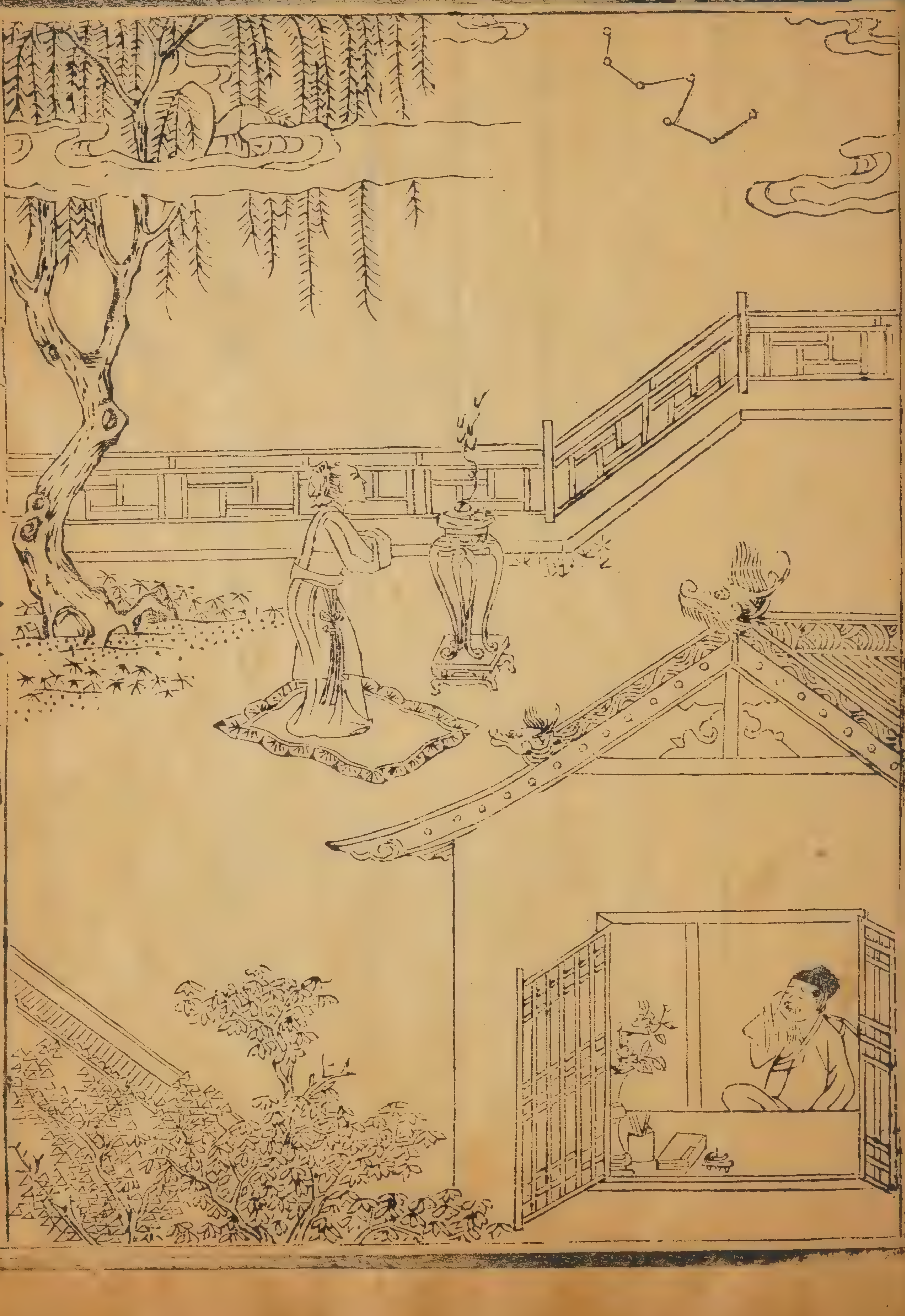
吳獻臣在太學時與羅玘相善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親為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次不倦後玘病愈與獻臣同進士常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獻臣也



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與同學。元與蚤世。裔緒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俸濟之。又爲訓其諸子。手寫經書。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

或奉真朝斗

〔箋註〕北斗真君察人之善惡而注人之禍福者也。世人無知對北溺焉唾焉涕焉不敬孰甚。即或知供之禮之。而心有未虔。體有未潔。亦與不敬等。惟崇奉如法。朝叩如期。久之則所求必應。不啻桴鼓之捷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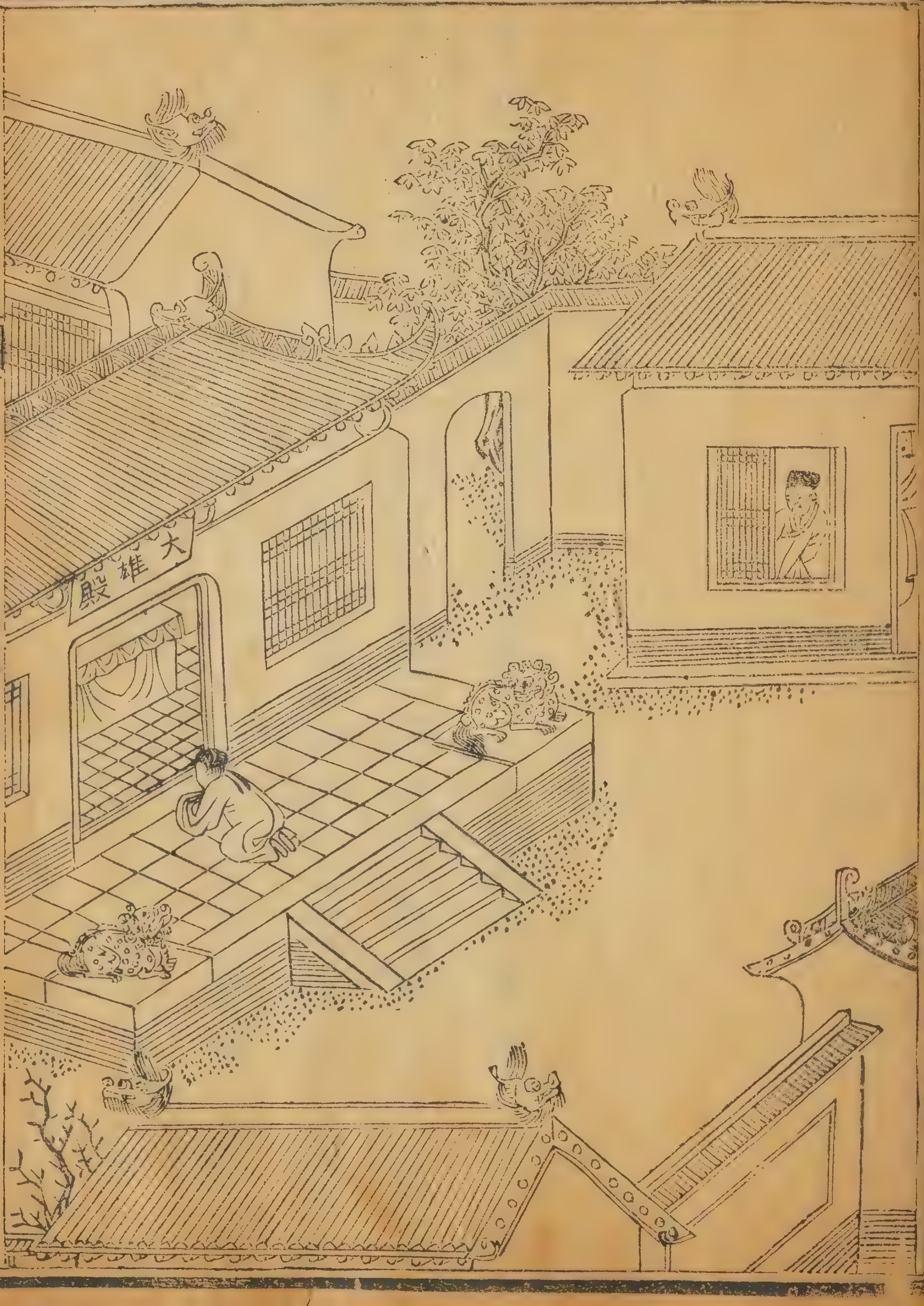


杜珪爲武平令。忽病雙瞽。妻吳氏。夜夜拜斗祈告。齋沐毀容。一日遇方士。爲之療治復明。忽不告而去。題壁云。吾紫府真人也。特爲吳夫人虔誠降此。

常熟縣。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火。凡三日煨燼殆盡。中有小樓三楹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焰四迫。二婦窘怖無措。以平日素持斗齋。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檐下。舉袖一麾。火光應時而散。七人者。忽不見。姑婦拜起。則四面絶無一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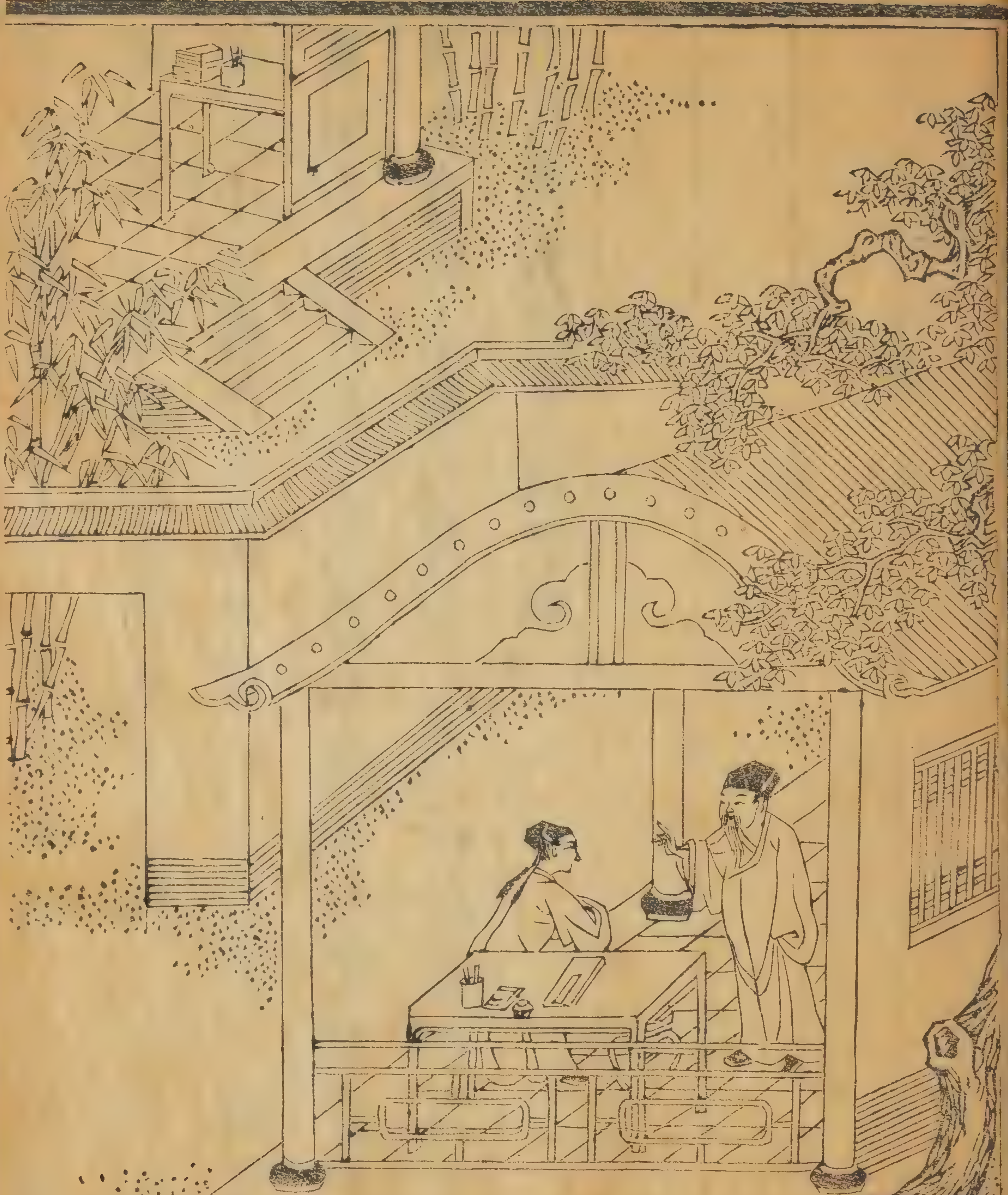
或拜佛念經

〔箋註〕佛西方之聖人。經典其所著耳。以慈悲爲本。一仁人憂時憫世之心也。以懺悔爲由。一君子遷善改過之意也。世人焚香瞻禮。盥手諷誦。則萬感俱空。百慮俱息。猶得以凡品目之也哉。


大雄殿

吳敬。大同府庠生。與友人高迥。同讀書山寺內。敬每清晨。即赴佛殿叩拜。迥窺之。曰。吾輩讀聖賢書何庸拜此胡僧爲。且向同會人言曰。吳兄好佞佛。非儒者行也。敬聞之詰迥。曰。吾非佞佛。汝直謗佛耳。從來刻薄口。多受貧夭之報。汝不崇奉則已。何苦阻人信心乎。迥笑而不答。後迥窮難度日。流落他鄉。死旅店中。

或拜佛念



崔立本奉天府庠生。母有血症。每舉發。百藥罔效。因齋戒寫法華經。以祈母壽。其業師責之曰。我不意子從孔子之教。而亦知有經也。本曰。弟子爲母寫經。非求富貴利達。先生何忍諷責耶。其業師悚然改容曰。吾失言矣。本虔心寫經二部。母病旋愈。同學人聞之。方信佛經之未可詆焉。

報答四恩

〔箋註〕四恩者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皇王之水土父母之養育此何等恩而不思所以報答耶然人不思報答者由其施之至均則視之至淡也不知四恩最大報答最難但能仰酬於萬一即可無愧於聖賢如使悠悠忽忽日受而莫知感也此之謂失其本心　邵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定干戈息我總貧來也不妨

報答四恩

昔晉陵大旱。郡守曾公。祈禱甚虔。夢神告曰。明辰有一老人扶傘進西城門。遏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昧旦遣人伺之。果得。公延以隆禮。懇其祈禱。老者悚懼辭謝。公告以夢。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火焚。四圍積薪以俟。至三日。天忽大雨。傾刻水深尺許。公禮謝之。因問老者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惟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路出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耳。公厚贈之。不受而去。

廣行三教

（箋註）三教即儒釋道也。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失其眞。各立一門。互相非謗。業儒者多詆釋道。信釋道者多輕儒。不知儒未可輕也。輔世長民。皆從儒教中來。使天下人。皆棄儒而歸釋道也。則百年以後無人類矣。至於詆釋道者多惡其弟子作業不守法耳。然彼爲釋道之罪人。而儒者蕩檢踰閑。獨非聖門之罪人歟。知此正宜自省。奈何其詆之也。惟廣行之遇儒而生欽敬。遇釋道而加護持。其斯爲三教之功臣矣乎。

李懿保定人。富甲一郡。每見讀書人。肅然起敬。百凡周旋。曰。士居四民之首。乃聖賢之徒。廊廟之器也。吾徒擁厚貲。未嘗學問。何敢漫視耶。但願後人天賜智慧。世有詩書之緣。願斯足矣。後二子輩聲黌序。三孫登第。累世爲官族矣。

羅崇義奉天舉子。會試不中。一夕夢其父曰。我在陽世。凡釋道家化緣簿者。我盡心代作。警醒不知有幾。因此註爾聯捷。今爾不敬二氏。任意詆毀。罰會試三科不中矣。義醒後。極力懺悔。閱三年。竟成進士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箋註濟急可稍緩哉如或取巳之便任巳之性不肯上緊周張立時發付以致悞人之事罪與害人等彼涸轍之魚命在須臾急者之家亦猶是耳必也隨許之隨與之朝不待夕暮不待旦則實實能濟急者即一事亦足感動太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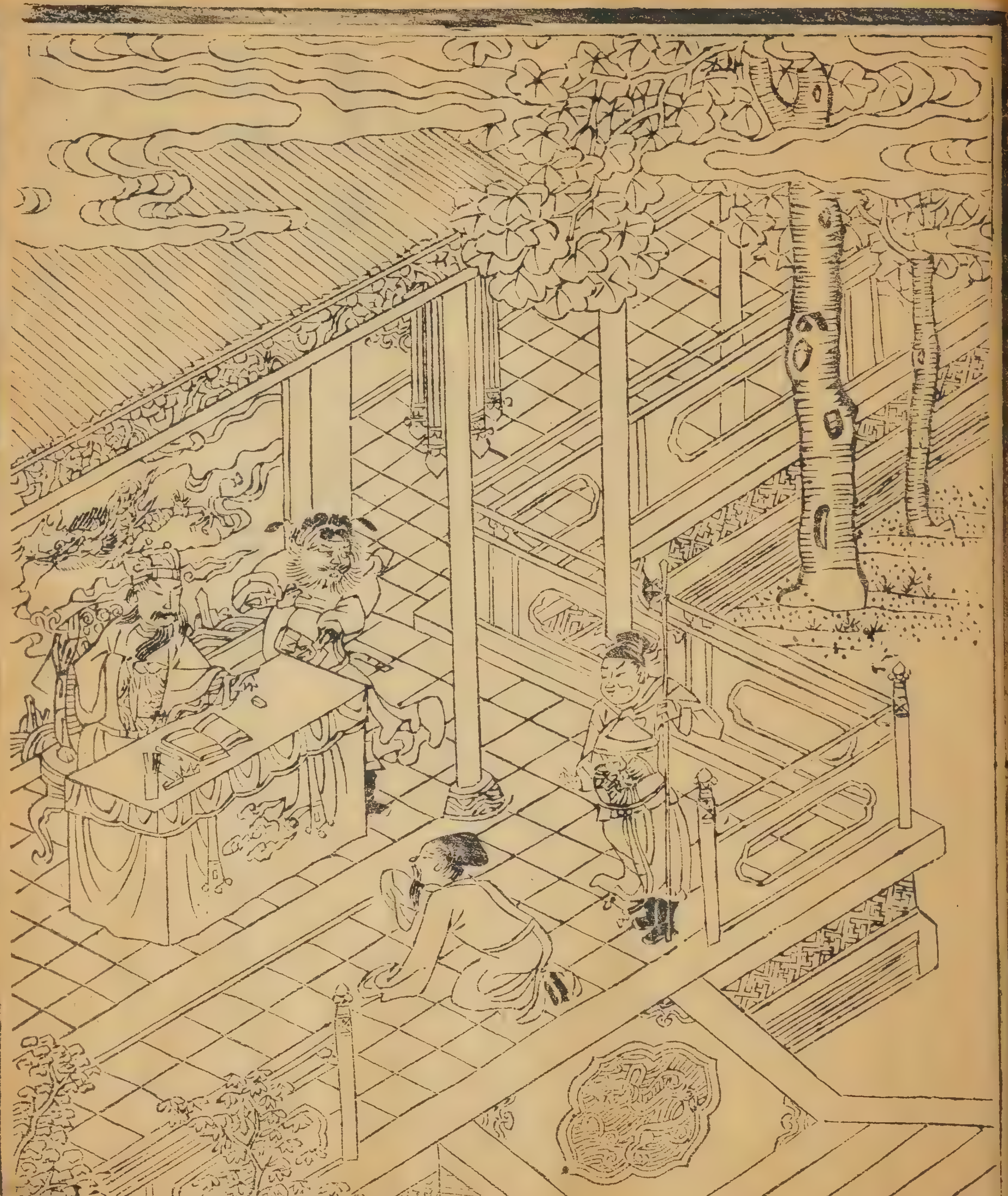
濟急如濟

楊少師榮。建寧府人。世以濟度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業漸裕。一道者語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顯貴。宜葬貴地。遂依所指定穴。即今白兎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卷之二

濟急如濟

第五訪遷長沙太守。歲饑。公乃開倉賑給。以救其羸。吏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言。須報命。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發粟賑濟。一郡保全。



趙君伯為中書提控。夜夢兩人輿至一處。主者坐殿上。問曰。河南大饑。汝何為遲交書七日。餓死無數人。君伯曰。某係提控。稽遲是該吏。主者命追吏。君伯醒。使人詢吏。夜已暴死。

救危如救罟羅之雀

〔箋註〕雀入罟羅欲出固萬難矣。而危者與之無異。不速救之祇有死無生耳。必不惜心力。不顧銀錢。不避禍害。如援溺然。如撲火然。如解倒懸然。俾危者脫出苦海。如雀之騰趯而飛矣。然此等事望於常人者淺。望於權位者深。有權位者更宜刻刻留心。

吳楓山。嘗遊於江。見舟覆人溺。急捨千金覓救。凡活二十餘人。吳興偶被火延燒數十家。風急火猛。急出金覓人。多方救滅。且叩禱反風。火旋止。夢一神曰。以汝真心救火。故有此應。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後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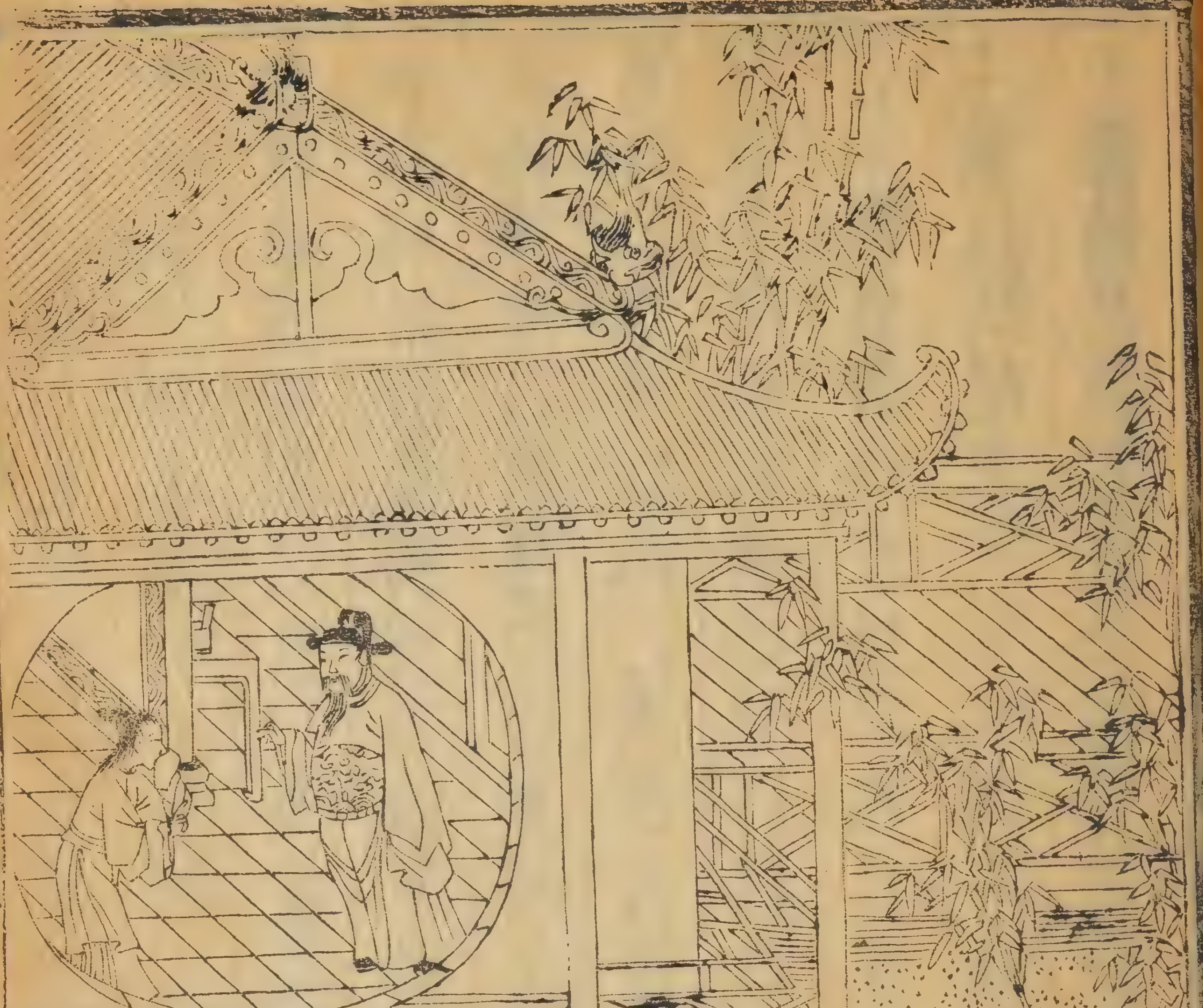
救危如救

史袁潮州府人家貲數千金嘗語其岳父曰富者天所賜吾欲行善以荅天從何處作起其岳父曰莫若濟困扶危袁曰僧道兩門建廟宇修佛像吾欲向此輸助其岳父曰此固當行但僧道家人尚肯施捨獨有顛危無告者能救其苦功尤倍袁曰善一日有友人染弱症吐血危甚袁往視疾醫家言藥内用人参一兩陸續服至二斤病可痊若無人参必死袁聞之郎刻買人参二斤送友以供其用約費銀二百兩友人病痊泣謝袁曰吾止費二百金活人一命聊借此以答天耳敢受謝歟後袁享壽八旬二子俱貴

矜孤

〔箋註〕幼而無父曰孤。兩間之缺陷。惟此最甚。不哀而矜之。與豺狼何異耶。然矜非口頭嘆息已也。或矜其窮而周濟焉。矜其弱而保護焉。矜其無倚無靠。而代謀其身家。陰計其久遠焉。及其成立。不惟伊身歌賈父之恩。而其祖若父。亦泣感於九泉。即帝闇而福我矣。

趙化林。與同會友劉景相善。一日景病危。延林至臥榻。泣曰。我妻年少。聽其改嫁。但子三歲。女十歲。今託與兄照管。林曰。吾舌耕不能自顧。恐負所託。如同會中某某家俱富。何不託彼歟。景曰。富漢不知窮漢苦。肯爲人存孤耶。惟窮人多仗義。故相託耳。林嘆曰。爲此等事。在富家人原少。吾實窮。勉爲之而已。後景死。林以嫂事其妻。勸其守節。將所得束修頻頻幫助。擇一佳婿嫁其女。又盡心教其子。未冠入泮爲。一夕夢文昌帝君曰。汝爲友存孤。可謂至難。世人難得者科名。今錫汝子矣。後林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鍾離瑾宰德化縣將以女嫁鄰縣令許公諭吏胥買婢隨嫁胥與老嫗引一女來買之一日瑾視事歸遇女屏間掩涕問之女曰某父亦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無親可依育於胥家數年矣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明府視事憶念先人不覺悲耳公急呼嫗訊之果然大為惻惻誡家人為服飾以書予許公求緩婚期將撤已女粧奩先嫁此女許公亦惻然書曰君侯能抑已女而拔人之孤子有季子願以為配遂同女俱歸許瑾夢一綠衣丈夫拜曰不圖賤息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帝公十任守土官後

瑾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多仕於朝。而許令官至太守，子孫亦多顯官。

于信妻呂氏病危泣謂信曰吾遺子四歲女二歲今爲無母之兒矣汝再娶須苦勸之勿令戕我兩塊肉信曰吾素有血性如戕爾所生肉吾郎與之拚命後娶金氏甫一載將呂氏所遺子女多方陷害墻地折挫親族盡不平而信弗覺也一夕夢呂氏責之曰汝忘前言任後妻戕我子女活不如死矣昨臘月皂君奏於上帝促金氏壽罰爾爲殘疾之人信醒後詣金氏囬母家細問子女苦楚大痛旋兩腿麻木不能動履金氏尋以血崩而夭

卹寡

〔箋註〕婦人守寡人間第一苦事也天道雖慈獨此爲遺憾矣世有一種口業人見人守寡則曰彼有兒女牽連不得不守或曰彼家道豐足守寡不足爲奇嗟嗟守寡總非容易無兒女固難有兒女而撫養成人其難更有倍焉者不豐足固難即豐足而飽煖生閒事其難更有甚焉者　朝廷恩賜節婦之坊正爲此耳論者謂節婦不事二夫與忠臣不事二君等不知節婦尤苦於忠臣也在忠臣殺身成仁隱忍於一時而節婦飲氷茹蘗魔障於終

身。此其大義凜然。可泣可歌。爲何如者。而漫不加恤耶。然必如之何則可。曰。長者視爲母行。幼者視如姊輩。周濟之。保護之。曲成其義而已。故曰。恤焉。

呂祖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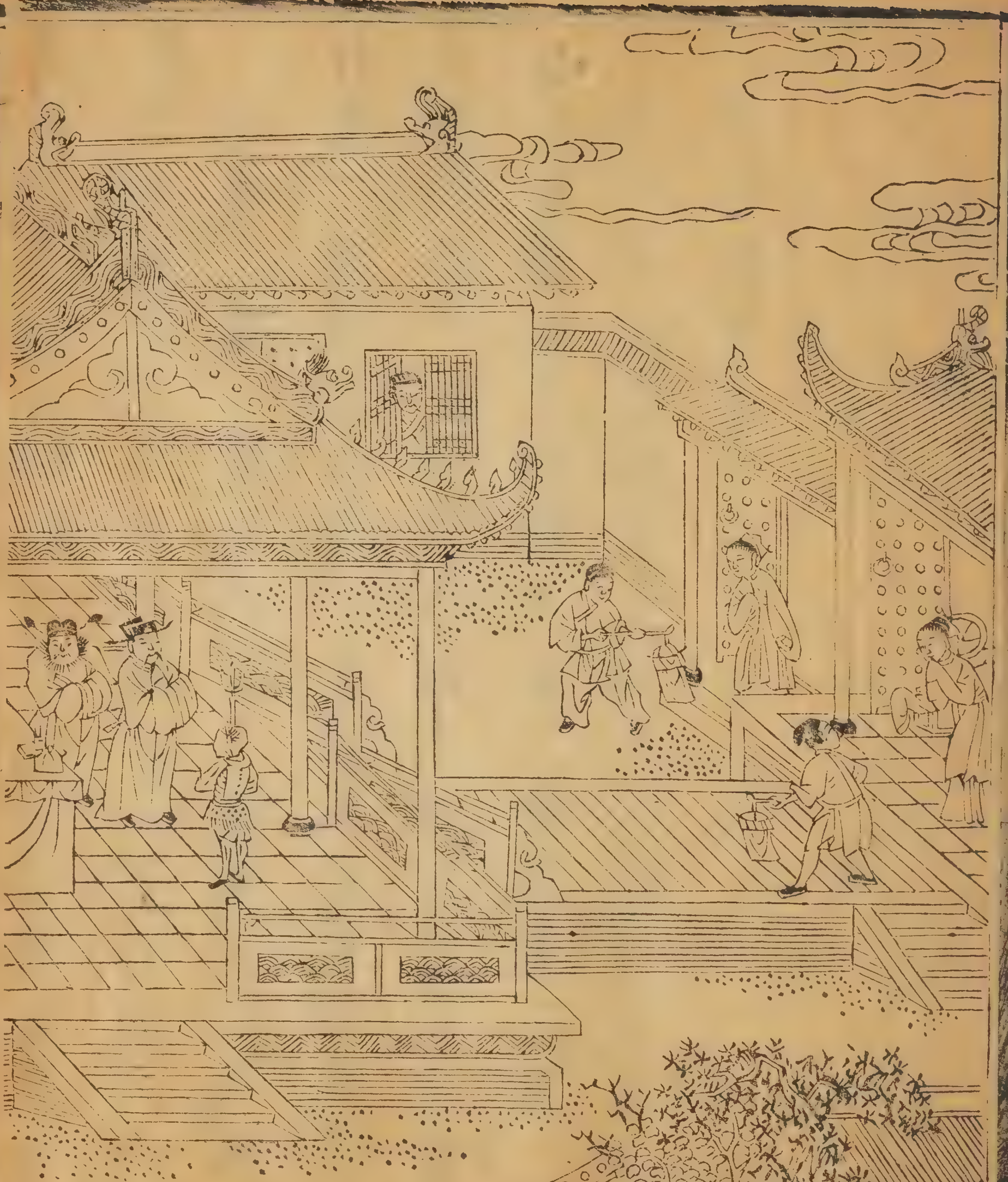
勸人莫視寡。偷覷何爲者。邪念有神嗔。罪緣空自惹。一　勸人莫笑寡。譏誚良心捨。天網總然疎。此條難漏下。二　勸人莫誣寡。枉口舌當爲。折損一時亡。再生爲乞丐。三　勸人莫逼寡。欺負雷應打。追魂受輪迴。來變牛與馬。四

恤寡首録

王克明兖州府例監族大戶繁不幸而有寡居者明郎悲泣聚族人告之曰某婦令失天矣守節聽其自然而日用飲食須爲之計久遠各捐貲湊成總數代謀利息按月送不缺又年節間勸子弟輩先往拜郎之曰禮周情洽所以慰其苦而堅其念也緣此伊族寡居數家率從一而終子鄉試隣人夢城隍親送華扁至伊門題恤寡首錄榜發果中解元

王節婦祠
青楓嶺

臨海王氏爲亂兵所掠。行至青楓嶺。嚙指血題語崖壁。沉淵而死。里人立廟其上。楊鐵崖過之。題詩云。介馬駝駝百里程。青楓嶺上血書成。祗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鐵崖無子。夢一婦人謂曰。子題王節婦詩。處心刻薄。故天絕汝後。鐵崖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寢夢婦來謝曰。汝既悔過。必有子矣。未幾果舉一子。



萬曆間江陰修縣志一廩生負盛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跡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見二燈導二婦一從正門入一從東角門入城隍降迎升階二婦訴云我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遂送二婦出蓋二婦一從子爵受封一則民間婦也生聞之斥爲妄語自此精神恍惚不久病卒

敬老

〔箋註〕壽居五福之首。非令德實足以動天。未易享此。云胡不敬。古賢王有養老之仁。大聖人有老安之願。能敬之則不悖王道。不違聖教矣。獲報豈淺鮮哉。

黄煥寶坻人年四十無子見老人則起敬老者賣菜蔬貨物必多償其值悅其意傭匠役覓短工內有老者不嫌其惰時令歇息至親友間有高堂白髮則凡事儘讓曰彼有老父老母也其僕向人言曰吾主人素性惜老煥聞而戒之曰惜之一字何忍出口直云敬耳後年至五旬生一子享年八十而卒

憐貧

【箋註】貧而無財。苦狀萬萬矣。何忍弗憐。然憐豈嘑爾蹴爾之謂歟。憐宜有怨意。禮缺勿論也。憐宜有愛意。頻貸勿厭也。憐宜有敬意。每見不狎也。憐宜有畏意。雖犯不較也。不憐於口。而憐於心。陰施其憐之惠。陽隱其憐之色。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此爲善行陰隲之君子也。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其若人之謂乎。

許眞君警富歌

富兒多財性多拗。避人只恐乖伊要。貧者將苦奔

相告耳若不聞心若跳但想我有我安樂與之無益空花鈎且引諸貧盡欲做未若竟不開端姑況有黃金藏在窖又有明珠光四照勢不求人不望報留與兒孫仍炫耀此想自矜能得竅不知太吝天發躁天心一躁一冷笑怒而難息殃難料

嘉靖陸待菴自幸家豐恐犯造物之忌每於貧人留心提携使有營運遇寒士色益恭借揣餽贈不令其感見乞丐必有所與不肯空過稱之曰窮朋友元旦忽有人書其門曰半生憐赤手三代賜黃封後子貴果封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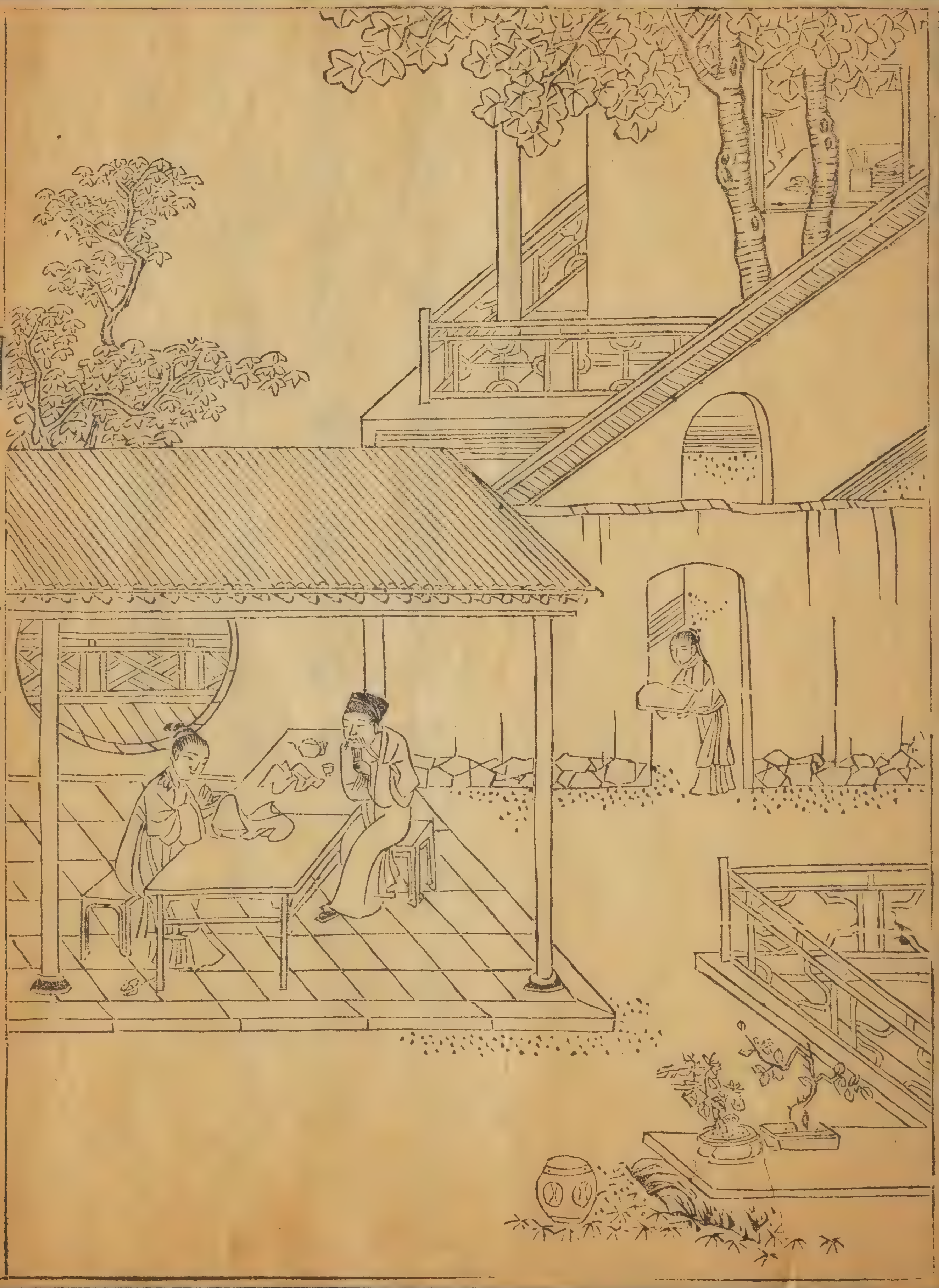
崇禎劉克謙武昌人與弟克敏克寬伯叔兄弟各分肥田十頃房貲在外克謙滿心知足好周旋貧乏之貧而難過者扶持之貧而力學者曲成之每以此爲樂嘗語其二弟曰吾輩稍豐厚不於此處看破恐得罪於神明也二弟不聽克敏滿心刻薄慳吝不堪貧人來避而不見偶見之先述自已無限艱苦令其不便開口每以此爲巧嘗語兄曰我不欠彼分文彼亦不必想我也克寬則滿心豪放暴殄不惜對貧人禮貌疎慢向伊遷就者許亦不與總與之有無限矜色每以此爲快嘗語其兄曰貧者多無厭我不受其騙也

三人性情互異。郡中先達數人。私相論曰。天道十年一大變。看其弟兄獲報何如。逮十年後。克敏二子嫖賭、將家業花淨。敏氣死。克寬遭天火。又爲人命誣扳。身死獄中。無嗣。克讓家道倍興。子中進士。然後共嘆天道之不爽云。

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箋註〕饑寒而流離道路。幾幾乎與鬼爲隣矣。忍心者不視爲泛常。即厈爲應得。莫肯憐而周之。惟仁者之人。平日謹吃儉用。措辦衣食。遇此等人於道路。周之以緩其死。所謂費不在多。應急如寶。善不待大。惟誠動天。此類是耳。　古詩云。忽聞貧子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華競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讀之足令人猛省。

金鶤文錄註　卷二　措衣食賙　亭



雷鳴雲家贍足妻子溫飽年除日謂其妻曰吾鄉中巨萬之家後嗣不振由財聚不散爲天所罰耳易行善以冀綿長耶妻曰吾力能縫剪買舊衣之壞者截長補短湊成袄褲冷時以濟窮人所費無多或猶可勉爲也雲善之又恐獨力有限因結一會行之五年連生二子後俱鄉薦矣

徐天行好施捨每於道路上見丐人凍餒不堪便自嘆曰此前生富不恤貧之報我其後身矣每出外令僕携錢數百文及歸捨完又預買舊衣百件於臘月閒覗丐人無完衣者授之即走不令知姓氏後家有盜明火執杖入院行於樓上竊看忽有一長人持斧亂趕頃刻散盡長人亦隱不復見究不知爲何神也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箋註】人死何堪無棺哉。無棺必致屍骸暴露。牛羊踐履之。蠅蚋咕嘬之。令人見而酸鼻。如遇此等慘狀。施以棺槨。即文王澤及枯骨之仁已。詩云凡民有喪。匍匐往救。讀之。更宜玩味。

羅洪先吉水人父循官副使無子偶見一寺有七棺暴露意甚憐之命僧以俸金瘞於寺側晚得一子號日念菴言一念之善也後廷對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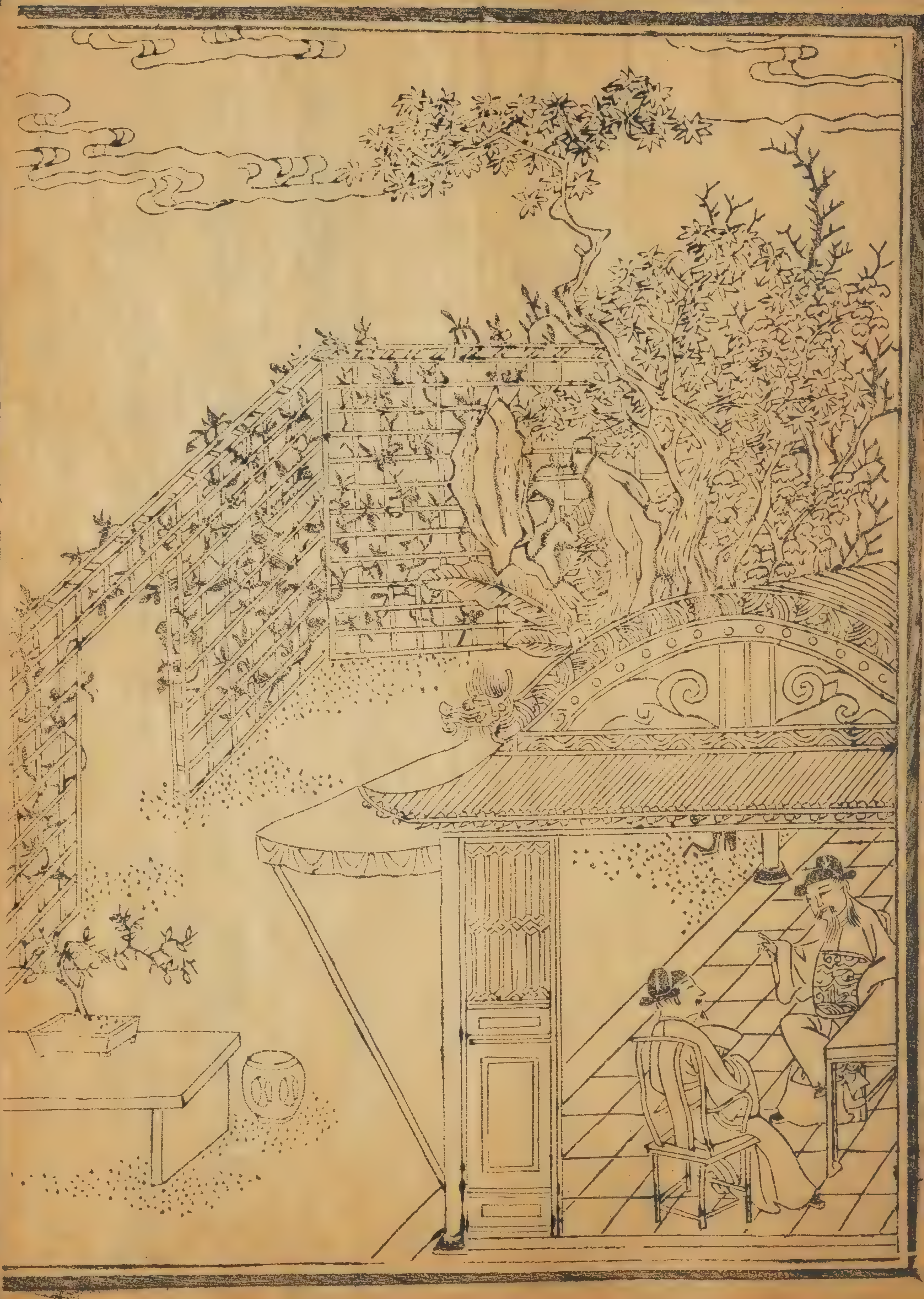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進士第嘗爲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所掩埋約有千萬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蘇云見冥官曰爾以瘞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洩露然爲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瘞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於世間後皆如其言純以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

家富提携親戚

〔箋註〕家道致富，親戚之望提携，如饑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飲然。親戚有同姓，有異姓，同姓者本族骨肉也。雖分堂從遠近，自祖宗視之，皆其子孫。若不提携，是忘祖宗矣。至於異姓，母黨為重，妻黨次之。若母黨不為提携，是忘母矣。即妻黨亦父母之締結而留者，不為提携，是忘父母與彼惓惓敦好之意矣。從古孝子慈孫，仁人義士，未有不篤於親戚者。周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孟子曰：親親而仁民。為富家者宜三復斯言。

家富提携

冉四教。宛平人。祖父遺田產千餘金。自已買賣茂盛倏至巨富。恐消受不起。凡親戚中貧乏者。加意憐恤。有借貸。從不推却。有貲本。託其代理。待以提携起家者。指不勝屈。後二子一榜同中。人咸以爲篤親之報云。



家富提携

羅惟德位寧國時。一日向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庇。積俸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上。及諸眷屬。無一阻撓者。爲是暢然耳。

家富提攜

王鳴鸞。順天人。發財至十萬。志得意滿。傲慢人不屑近。凡親戚不如彼。便下眼看承。有向彼通那者。便多方措勒。其意若曰。我無求於人。人應仰面於我也。有望提携者。則曰。彼原無用。不堪扶持也。年五旬外頻遭橫禍。家產盡費。臨後生一癰疽。外科云。此斫頭瘡也。陰間問大辟。始至此。未幾肉爛頭落而亡。

歲饑賑濟隣朋

〔箋註〕歲值大饑。一方人泣無生路。待救寧止隣朋哉。而隣朋尤義之不容恝視者。世有無義之人。慳不看破。隣朋其奈彼何。獨不思人何罪而當餓死。彼何德而當飽生乎。在天留餘以活彼。彼恐不留餘以活人乎。回想至此。而良心躍躍。散所有以賑濟之。吾知鬼神之伺察者。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矣。

葛真人勸賑歌

水旱年饑間一遇。米無顆粒向誰訴。吞糠咽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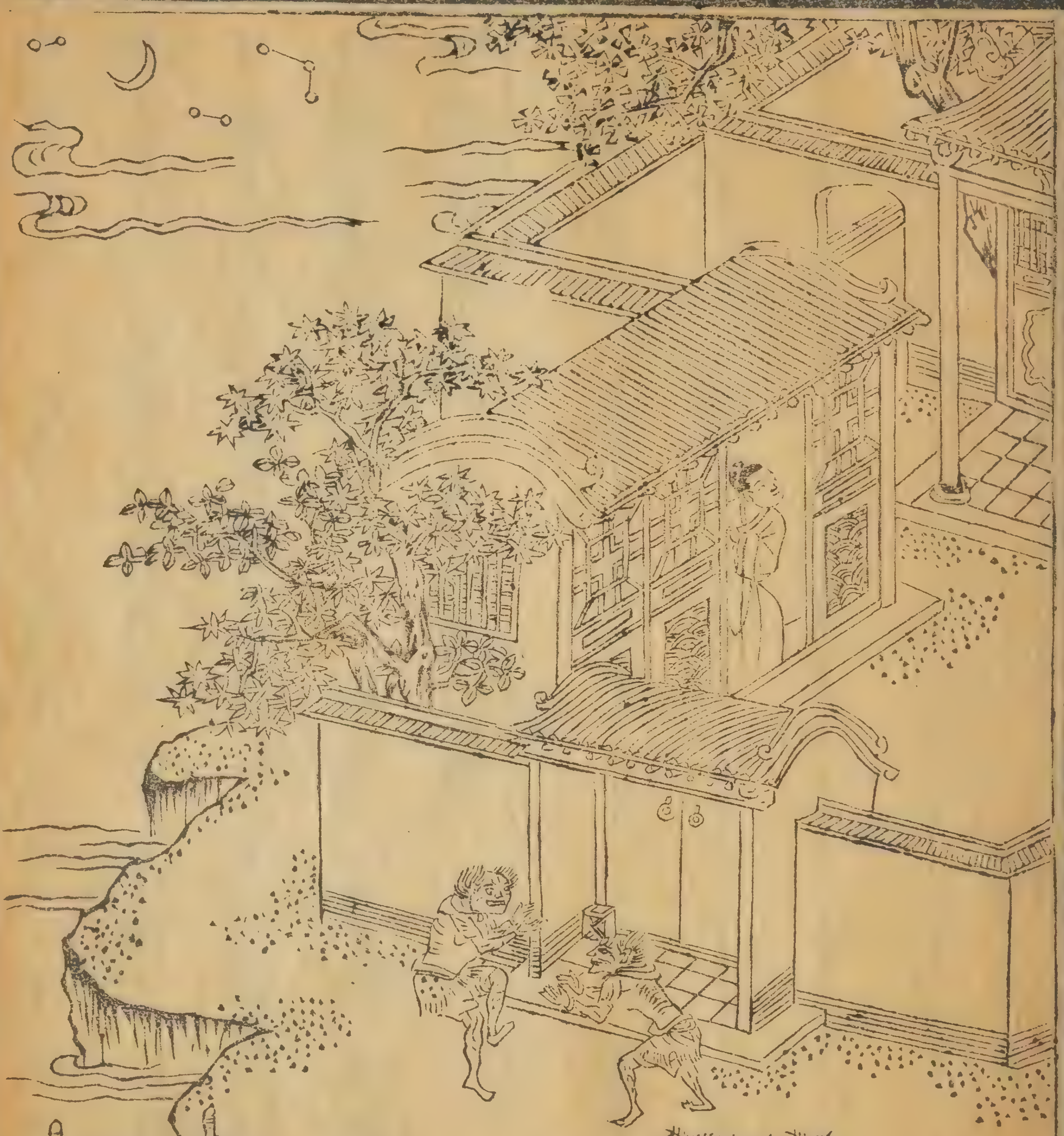
垂下眷屬不久溝中瘞。但是有死期。再想無生路。起死轉爲生。除非人看顧。不料值仁人。慨然樂輸助。輸粟罄私藏。助錢空已庫。猶恐散四方。又立施粥處。瘦面翁。黃面嫗。不須行乞泪如雨。八歲兒。七歲女。不必插標輕賣去。借問伊心爲何故。並非內交與要譽。只緣度日稍從容。不忍聽人饑餓仆。蓋比財多滿萬家。緊守井令神明惡。此舉城隍深敬慕。奏聞上帝心眷注。富貴壽考錫綿綿。姓名還向仙班註。

國朝吳公志廉餘杭人家素豐特以濟人利物爲念歲丙辰年荒丁巳春哀鴻遍野公出所貯米數千石借與貧人約秋後悉償逮是秋又荒竟無一人償者僅存券滿篋家貲一空窮甚至次年秋收親友勸之曰汝今若執券討舊欠尚可得二千金何自甘受窘耶公曰貧人經大饑後命稍甦不忍逼索即逼索亦無濟徒令吾僕與子日事煩擾恐損吾德也遂將券盡焚之終身不復問後子世雍登丙戌進士初任晉令諸孫英俊不凡其昌大未可量矣

歲飢賑濟

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與錢。鄉里甚德之。有道人以錢糴米。天福授米却錢。道人題詩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併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生三子。果皆貴顯。孫官至太常。

李士謙爲開封府叅軍。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貸。公對衆焚券。又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歲又大饑。復竭家貲施粥。活以萬計。死者埋之無數。或曰。子陰德盛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己知之。今子已知。何足爲德。



常熟徐栻。其父素富。遇年荒。即先蠲租爲倡。又分穀濟貧。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人。即是年栻果中式。其父愈積陰德。盡心濟人。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栻後果官至兩浙巡撫。

廬陵大旱米價騰貴龍昌裔蓄米千斛閉不發糶既而微雨價稍下昌裔乃爲文禱於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憇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線從廟中起雷雨大作昌裔震死官司驗之脫其巾得禱文稿于髻中其孫應童子舉官皆擯之終身不獲寸進